

游踪

“茶花谷”的茶花开了

□ 尚京云

云南茶花甲天下,大理茶花冠云南。这是描述大理茶花千姿百态、妩媚俊俏、别具风骨、美丽绽放的真实写照。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理苍洱湖畔的南山一隅的玉龙山麓,有着一个种植着数千亩名贵茶花的地方——大理茶花谷。这里的茶花树木高大,荫浓叶阔,花朵硕大。

这里的茶花也叫滇山茶,是云南山茶花的典型代表,属于山茶科植物,在大理已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,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这种被誉为“花中之王”的山茶花,它色彩鲜艳,品种繁多,有着极高的观赏价值。当你来到茶花谷,看到满山遍野傲霜斗奇,迎风怒放的山茶花,染红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头,俨然成了花的海洋。

情愫,春归正值花盛时。人们说,在大理养花是一种情操,赏花是一种情调。也有人认为,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,来大理茶花谷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前国际茶花协会主席格力高利·戴维斯先生曾到过大理茶花谷,他在参观了满山遍野争奇斗艳盛开的茶花后,十分感叹地赞美说:“大理人喜欢养花爱花名不虚传,这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壮观最美的茶花园!”

这一片片茶花谷的世界绵延数千亩之多,屈指一算,三十万株山茶,百余万棵佳木堆秀山岭,气势如虹,如诗如画。

你若来到茶花谷,从清晨到夜晚,从山野到茶房,他们四季变换着姿态与颜色,会给予心灵以希望和慰藉。这时,你闭上眼,轻轻亲吻茶花的心蕊,感受茶花的清香,诗情画意的情愫便萦绕心头,感到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悦,一切烦恼皆会弃之九霄云外。

你若亲吻那一朵朵鲜花,隐约会听到它轻轻绽放的声音,它在微微地颤动,发出丝丝响动,它开着开着就笑了;这种花开的声音,它是那么细微,那么柔和,那么舒缓,此刻它在深绿色的枝叶间轻轻睁开惺忪的眼眸,发现它正向你颌首微笑,笑着笑着心就暖了。我敢肯定:花开的声音是自然界一种最美妙的乐曲,犹如轻轻回荡在山涧的天籁,声音是那么舒缓悠长!这时,花瓣在微风的吹拂下,好似在你耳畔轻轻低语,令人心醉,这时阳光也跟着笑了。

在一棵硕大花朵开满枝头被称为大红袍的茶花树旁,仔细看,它的花瓣里缀满了大量金黄色的小颗粒,园林师傅介绍说,这就是孕育新生命的种子。

茶花谷领头的金花姑娘阿云说,每个清晨,茶花谷的数十位金花姑娘都会带着一颗虔诚的心,去照顾那些山茶花。只为在你们来临的那一刻,花开漫山遍野,会为你留住满园春色,让你在青山遍野,会为你留住满园春色,唯愿成为你内心喃喃细语情愫表达的那片乐园。

荒山,变十里花香茶花园。在南山玉龙山麓四季花香的千亩茶花谷,满山的茶花并不入盆,而是满山遍地的种,满山遍地的开。一树树火红的山茶在风雪里争奇斗艳,令人心旷神怡!清代大理著名的历史学家师嘉廉先生,曾有诗赞叹大理茶花:“隐隐层峦锁玉龙,溪间都被白雪封,山茶花共梅争放,雪压城西十九峰”。

然而十几年前,昔日南山的玉龙山麓曾是一片荒野秃岭,野兽猛兽出没的地方。2011年,村民董玉秀与满江村委会地石曲村民小组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,流转取得林地经营使用权50年,从事云南特色花卉产业发展,开始规划建设“大理茶花谷”。

经过多年的发展,目前茶花谷有云

南山茶系列、华东茶系列、川茶系列等800多个品种30余万株茶花,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种植茶花集群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物多样性蓝本大观园。

如今,昔日的荒山已变成十里花香间轻轻睁开惺忪的眼眸,发现它正向你颌首微笑,笑着笑着心就暖了。我敢肯定:花开的声音是自然界一种最美妙的乐曲,犹如轻轻回荡在山涧的天籁,声音是那么舒缓悠长!这时,花瓣在微风的吹拂下,好似在你耳畔轻轻低语,令人心醉,这时阳光也跟着笑了。

创新,培育产权名茶花。在大理有一种说法,茶花园有名无名,要看园中有无恨天高茶花和童子面茶花,若有此茶花,园小也有名,若无此茶花,园大也无名。探究恨天高、童子面这两种茶花的来龙去脉,很能说明大理茶花的过去和现在。大理古城著名的杜文秀元帅府有一茶花,名曰“恨天高”,这是大理出产的名贵品种,被称为茶花之王,古名“汉红菊瓣”,也有外地游客叫“千年矮”的说法。这种茶花,胭脂红,美人色,生长缓慢,植株矮小,花甲不盈尺。

为何叫“恨天高”?笔者理解这种花虽历经风雨寒暑却始终长不高,原因是天过高了,再长也难及天顶,故不认为自己长不高而说“恨天高”,希望自己快快长,有朝一日高过天。或许这就是恨天高茶花名字的含义,颇引人思索回味。

也有权威人士说,这种茶花百年以上树龄的,在云南滇西仅有两棵,一棵在保山腾冲,另一棵在大理,树高均在4米以上,树干直径在20厘米以上。据传,大理树龄最长的一棵由滇西反清起义领袖杜文秀元帅所植。相传当年种植了三棵,后遭火灾,亡失两棵,仅存一棵,也是云南现存唯一一棵恨天高茶花古树,也是大理原生品种恨天高最古老的一棵茶花树,堪称当今恨天高之王。

为了培植优质茶花,大理茶花谷运用科学化种植,不断增强科技含量,培育和研发新品种。引进国内先进技术,打破茶花传统嫁接法,采用“茶花离体

嫁接”技术,改变了茶花繁殖难生长慢的问题,实现了标准化、规模化生产。

目前,大理茶花谷已成为“大理州茶花种植资源库”“滇西茶花种植资源库”“滇东茶花种植资源库”“滇南茶花种植资源库”“滇西茶花种植资源库”“滇南茶花种植资源库”基地。茶花谷正以十里茶花、十里桃花、十里樱花为主线,配以云南特色的高原花卉、无公害农业种植为一体的大型生态茶园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旅游文化品牌展风采。春天到了,山茶花开了。春天是山茶花盛开的季节,山茶花是春天的第一抹红,红得如此秀美,如此鲜艳。有的同一株树上有好几种颜色,远远看上去,它显得特别娇艳。

一朵朵的茶花像婴儿喜悦的笑脸,向人们展示着她美好的身姿。郁郁葱葱的茶花林中,点缀着各色花朵,在大理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壮美肃穆,为大理乍暖还寒的初春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温暖,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游客。

“我们是从河北沧州过来旅游的,听说大理这边的茶花谷非常有名,茶花为瑞花佳木,对我们新婚夫妻来说,寓意着幸福美满,有祥瑞长久之意,慕名而来。看到山上的茶花一片连一片,颜色鲜艳夺目,非常壮观,感到不虚此行。”游客张女士如是说。这时,一阵微风吹过来,山涧大片大片的山茶花翩翩起舞。风过了,山茶花又悄悄地站在树上,就像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向你们招手。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。天地间无限丰富的奇花异草是大自然奥秘的诗句,大理茶花谷就是一首美丽的诗,这里漫山遍野盛开的山茶花是你心灵的安放处,它告诉人们应当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,从而体味人生的美好……

大理掌故

白族商帮

□ 母锡鹏

翻阅历史,从1850年至1949年的一百年时间,白族商帮向世人展示了优秀的职业道德、价值取向和商业文化……以鹤庆商帮和喜洲商帮为代表的白族商帮的萌生、发展和兴旺,既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,又加快了大理经济的流通发展。

清朝中后期,在滇西一带活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商号,形成了“鹤庆商帮”“腾冲商帮”“喜洲商帮”三大商帮。三大商帮中,“鹤庆商帮”多半是白族人,“喜洲商帮”全部是白族人,所以二者合起来被称为“白族商帮”。

鹤庆商帮是大理地区形成较早的商帮,在清光绪年间已经有很大实力。以舒氏“兴盛和”、蒋氏“福春恒”、李氏“日兴德”、张氏“恒盛公”为代表,个个都是富商巨贾,为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。张氏兄弟冒险从印度带回当时稀有的药材——木香试种成功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翻开鹤庆商帮的历史,李恒春是鹤庆商帮的“领头羊”。他于清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在康定开设“同心德”号经商,以运销麝香及各类山货药材、地方土特产为主营业务。因他以诚信和商品无取信于人,加之调度有方,业务日渐扩大,生意越做越红火,以康定为根据地,向四方拓展,先后在大理、昆明、成都、汉口等地增设“同心德”分号,成为当时掌控四川、西康(中国旧省名)、云南省商贾的实力大家。那时,他

拥有资银百万余两,四川人送他“李百万”的称号。

在李恒春的带动下,清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,鹤庆商贾舒金和、舒卓然、舒程远3人组建“兴盛和”商号。在四川建昌、叙府、富宁、雅州、会理、成都一带,经营丝绸布匹和日用生活品。商贸范围从以博南古道沿线为主,扩展到省内的下关、保山(今隆阳区)、腾冲、昆明等地,延伸至国外的仰光、河内等各大商埠。

在舒系商帮形成的同时,曾任云贵提督的蒋宗汉于清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兴办了“福春恒”商号,其主号设在保山,分号遍布大理下关、昆明及四川乃至缅甸各地,经营中国滇西和缅甸的土特产、花纱、布匹等进出口业务,兼办钱庄和航运,实力雄厚,业务面广,逐渐成为云南最大的商家之一,在中国商界红火了60余年。

清末民初,喜洲商帮因善于经营而得到巨大发展,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为“领头羊”。规模较大的有“永昌祥”“锡庆祥”“复春合”“鸿兴源”等四大家,出现了186家坐商和200余家行商的大商业集团,成为当时云南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,资金最雄厚的第一大商帮。他们不仅在全国各地设分号,还在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印度、缅甸、泰国等国家设有分号,基本形成了世界性的经营网络。

被誉为“大理近代资本主义萌芽”的白族商帮是特殊时期的产物,创造过短暂的辉煌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在新经济、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,白族商帮的优秀精神值得永远传承和发扬。

生活笔记

谷雨谷满仓

□ 李景忠

在节气的流转里,谷雨是栽秧的好时节。田埂蜿蜒,田畴铺展,处处是忙碌的身影。秧农挽起裤脚,赤足踩进软泥,将一捆捆嫩绿的秧苗从竹筐取出,弯腰躬身,把沾着晨露的秧苗,一株株稳稳插进翻耕平整的水田里。细雨蒙蒙中,新插的嫩绿秧苗在浅水面微微摇晃,恰似刚落地的婴儿般娇嫩。田间柳树垂下绿丝绦,偶尔几只水鸟掠过水面,惊起一圈圈涟漪。秧农脸上挂着汗珠,眼中却满是期盼,希望这一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而更为绝妙的是,说谷雨,来了一场及时雨,正是谷雨时节最好的馈赠,承载着对秋后丰收的憧憬。

谷雨,承载着“雨生百谷”的古老寓意,祭祀仓颉更是延续千年的民间传统。相传仓颉造字功成之日,天降雨粟,谷粒如甘露般簌簌落向人间,百姓得以温饱安康,后人遂定名“谷雨”,立庙祭祀。许多地方的仓颉庙会香火绵延,每至谷雨,百姓便身着传统服饰,携香烛供品前往庙中虔诚叩拜。民间口耳相传的仓颉造字故事,既是文字起源的滥觞,也是农耕希望的脉脉所系。

谷雨是养生调理的黄金时期,与后续季节的健康休戚相关,其中道理可用五行相生相克的传统智慧精妙阐释。春季属木,对应肝脏,肝主疏泄,肝气条达则周身气机通畅,谷雨作为春末之节,木气渐盛,需防肝火过旺,又因木生火,夏季属火对应心脏,此时亦需提前养护心阴,为盛夏做好准备。饮食上宜选疏肝健脾、养心祛湿之品:菠菜疏肝养血,芹菜清泻肝火,搭配莲子、百合等养心安神之物,既能平衡肝木之性,又能濡养心火之源。五行相生相克如同自然节律,指

导人在谷雨调整身心,使脏腑功能与节气变化相协调,正是传统养生“天人合一”的生动体现,让人在顺应自然中收获健康与安宁。

谷雨养生,品茶尤为惬意,谷雨茶,是雨前茶,是不可多得的佳饮。此时采摘的春茶叶色泽翠绿欲滴,叶质柔软鲜嫩,富含维生素与氨基酸,滋味鲜活甘醇,香气清冽袭人。茶树经一冬沉淀与春日滋养,芽叶肥硕鲜嫩,色泽如碧玉,香气似兰芷。制成的谷雨茶,茶汤清澈透亮,入口甘醇鲜美,既有春茶的清新灵动,又带着雨水浸润后的醇厚回甘。品一杯谷雨茶,可驱散春日残留湿气,还能疏肝理气、清心明目,恰合养生要义。民间有“谷雨喝茶,清火明目”之说,这杯茶在炊烟袅袅中,品味着自然馈赠,延续着与节气共生的生活智慧,化作串联自然节律与人文情怀的温情纽带。

谷雨时节,仿佛是自然与人文的温柔对话,百花甜香与泥土芬芳交织,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与生命的蓬勃。“走谷雨”的习俗至今流传:人们走出家门,到田野、河畔、山野间踏青漫步,呼吸新鲜空气,感受春末生机。老人们说,“走谷雨”能祛病消灾,让身体康健,是把春天的气息藏进衣兜。这份简单快乐,是谷雨独有的温馨,也让在亲近自然中更深刻理解节气意义。

谷雨的每一处细节,都藏着中华民族与自然共处的智慧:从栽秧的忙碌到祭祀的虔诚,从养生的调理到品茶的雅致,再到走谷雨的民俗,这些活动串联起节气脉络,让谷雨不仅是时间节点,更是一段富含温度与故事的文化旅程。它像一首无声的诗,写在田野里、庙宇中、茶杯里,也镌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日常里——谷雨一至,便预示着谷满仓廩的丰收景象。

赶漾滂二月十九街

□ 霍永安

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,漾滂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街会——二月十九街。开街这天,金石路沿线的红帐篷沿道路铺开,一眼望不到头,人声混着各种叫卖声,空气里飘着烧烤、油炸食品与山货的混合气味。

集市的核是交易。农具区摆着锄头、镰刀、犁耙,铁具泛着冷光,木柄被磨得光滑。竹编区堆着背篓、簸箕、竹篮,纹路细密,摊主坐在一旁,有人询价便起身摆弄,报出实在的价格。核桃展销区最显眼,大筐小筐的漾滂核桃堆成小山,壳薄肉满,有大泡核桃,也有紫心核桃,包装好的核桃仁、核桃油整齐排列……

最有地方气息的是苕帚摊。几处摊位前堆着高高的苕帚,多是金竹与狼毒草扎成,柄长,带毛密实。来买的人多,有老人,有中年男女,有人扛一把,有人一次扛三四把。摊主是附近村里的人,扎苕帚的手艺传了几代,每年这个时候都来。他说,买苕帚是漾滂人赶街的老传统,过去说能除尘扫灾、扫进运气,现在图的是家里干净,用着顺手。一位妇人挑了两把,捏着带毛试密实度,说每年都来买,给自家买,也给儿

女家带,是习惯,也是念想。

美食区烟火气最浓。生皮米线的摊位前,食客坐着等,摊主切肉、烫米线,调佐料,动作熟练。烤羊肉串的铁架上,油滴在炭火上,滋滋作响,烟往上飘。还有炸洋芋、米花糖、果脯,各色小吃摆开,价格不贵,吃的人多。有人站着吃,有人边走边吃,口音混杂,有本地彝话、汉语,也有外地口音。

十九街上设有各乡镇的展示区,彝族刺绣、手工银饰摆出来,纹样传统,做工精细。看的人多,买的人也有,多是喜欢这份手工的实在。

二月十九街没有刻意的布置,就是物资的聚集,人情的往来。没有华丽的装饰,只有实在的货物、实在的交易,实在的烟火气。人们来这里,买农具备耕,买山货尝鲜,买苕帚守着传统,吃小吃解馋,见一见熟人,说几句家常。交易是主线,没有热烈的表达,却处处是生活的本真。

这条街赶了一年又一年,货物有新有旧,人有来有往,那份直接、踏实、热闹的气氛一直没变。它不是刻意营造的盛会,就是漾滂人生活的一部分,是物资的交流,是习俗的延续,是藏在烟火里的乡愁。

□ 姚静

戴望舒的诗《雨巷》中,那一个有“丁香一样的颜色,丁香一样的芬芳,丁香一样的忧愁”的姑娘,让我极想知道丁香花是什么样子。

第一次见到了丁香花是在大理师专。大理师专是我的母校,她早已不复存在。当时学校的行政楼是一幢两层的红砖房。一楼大厅的台阶两边,一左一右种了两棵丁香。未开花时,它们就是两棵矮矮的绿树,毫不起眼。一个春日,我和同学一起从行政楼前走过,惊讶地发现它们开花了,一朵朵紫色的小花簇拥着长成繁密的花串,倩影婷婷,花香馥郁。同学告诉我,这是丁香花。这两棵矮矮的绿树就是丁香啊!我喜出望外。原来它们一直在悄悄蓄积能量,孕育花蕾,只待春回大地,花红柳绿之时,惊艳绽放,成为百花园中芳香馥郁的一株。我凑近仔细看,果然那些小花状如钉子,特别是含苞的花骨朵,几乎就一颗颗小小的钉子了。它们细长的花筒就是钉杆,顶端的花蕾就是钉帽。开放的丁香花有四个小巧精致的

花瓣,呈十字形裂开。看上去它们没有花蕊,它们的花蕊深藏在细长的花筒中。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美丽。单朵的丁香花小且细碎,它们总是数十朵、上百朵攒聚在一起开放,形成一团一团的花球,一簇一簇的花串,这让它们的绽放有了摄人心魄的力量。行政楼前这两棵丁香花都选择了最华丽的紫色——铺展着朴素的高贵,静谧的嚣张,逼人眼眸,香冠百花。

丁香花在我心里早早用诗词筑起了一个解不开的愁结:“芭蕉不展丁香结,同向春风各自愁”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……在诗人眼中,丁香花不再是一株迎春花招展,随秋霜零落,循着四季生长的花木了。诗歌赋予了丁香花灵魂,它的开和谢就不再是一桩自然而然的事了。面对丁香花我快乐不起来,那个春天,我隔三岔五就到行政楼前走一趟,只为看看那两棵丁香花。它们纤柔的枝条举着繁密的小花。那些小花开得简洁婉约,透出丝丝素净的清凉,沁人肺腑。含苞欲放的花蕾是矜持的深紫,已然盛开的花朵是神秘的纯紫,而那将谢了的残花则呈浅淡的粉紫。背着阳光的是暗紫,骄阳直射下的是银紫。深深浅浅,明明暗暗,满树光影流动闪烁。我的心里飘起了蒙蒙细雨,那些和丁香有关的诗句涌上来,莫名的忧伤荡漾开来,耳畔仿佛回旋起一支大提琴演奏出来的低沉忧郁的曲子。丁香花带着离恨,丁香花盘着愁结,在清风微雨

有些许怯懦。诗歌的力量却是神奇的,经诗人的笔墨点触过的东西,会变得不一般起来。诗歌以它独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,甚至左右着我们看待万物的目光。在诗人的眼里,丁香花不再是一株迎春花招展,随秋霜零落,循着四季生长的花木了。诗歌赋予了丁香花灵魂,它的开和谢就不再是一桩自然而然的事了。面对丁香花我快乐不起来,那个春天,我隔三岔五就到行政楼前走一趟,只为看看那两棵丁香花。它们纤柔的枝条举着繁密的小花。那些小花开得简洁婉约,透出丝丝素净的清凉,沁人肺腑。含苞欲放的花蕾是矜持的深紫,已然盛开的花朵是神秘的纯紫,而那将谢了的残花则呈浅淡的粉紫。背着阳光的是暗紫,骄阳直射下的是银紫。深深浅浅,明明暗暗,满树光影流动闪烁。我的心里飘起了蒙蒙细雨,那些和丁香有关的诗句涌上来,莫名的忧伤荡漾开来,耳畔仿佛回旋起一支大提琴演奏出来的低沉忧郁的曲子。丁香花带着离恨,丁香花盘着愁结,在清风微雨

中摇曳着一束无尘的清高,掠过它的雨,淋过它的雨,都沾染上浅浅淡淡的香,在空中盘绕,久久不散。

丁香花是一首清丽的小令,在我的心里只适合开在江南烟波般飘逸的春雨中,只适合开在古老巷道深处,宁静的灰瓦檐下,不然它凄绝的绝美就会韵味全失,那满树声声的叹息你就听不到了。

我不知道假如没有李商隐对着丁香花的惆怅,没有李璟对着丁香花的烦忧,也没有戴望舒那长得走不出的雨巷……面对丁香花我会不会是另一种感受?可惜,我读了李商隐的诗,读了李璟的词,也在戴望舒的雨巷中彷徨迷茫过,这些诗词穿越时空,限定了我的审美思维。丁香花在我的心里千缠百绕已成结,再也解不开。



随手拍



拍摄时间:三月十五日 拍摄地点:洱海西岸三圣岛 作者:马灿军